

爱无疆

周良海与病妻 九年的相濡以沫

本报记者 周欣艳



图为周良海细心地为妻子梳头。

农历腊月二十七,太阳驱散了多日的雾霾,阳光照在洁白的雪上格外的耀眼。因为再过一天就除夕了,路上的行人很少,家家户户争先恐后飘出了香味,让记者感到了年的味道和家的温暖。上午11时左右,记者与省法制办赵树堂处长一同走进了他扶贫的保定市望都县贾村乡南贾村,采访他一直关注的村民周良海九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生病妻子的感人事迹。

妻子瘫痪九年 周良海不离不弃

由于前天下雪的缘故,南贾村的大街小巷都堆积着成片雪堆,在太阳的照射下开始融化。走到周良海家陈旧的门前,却空阔干爽不见一丝泥泞。推开虚掩着的大门,院子里寂静无声,却干净整洁,农具整齐地摆放在墙角。3间平房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院内只有晾衣绳上晾着大大小小的布片是那样扎眼。

一个个头不高身材瘦小,看上去很单薄的老头从屋里走出来,他就是采访的周良海。他一边往屋里让记者,一边说“儿子前两天刚结婚,昨天又回市里打工了,家里又剩下他和生病的老伴了。”

周良海的妻子住在东边的屋里,烧着炉子,很暖和。屋里的炉子旁边,烤着妻子用的垫子。妻子大小便失禁,周良海每天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洗垫子。冬天冷,垫子不容易干,就是干了也要把垫子烤在炉子旁边,暖暖和和的干垫子会让妻子好受一些。“这间屋子小,只有一个门,屋子里暖和些。”妻子生病后,周良海特意给妻子将这间小屋子收拾了出来,只为冬天能让妻子住得舒服一些。

周良海说,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2004年以前,一家人的生活过得还算可以。周良海在外打工,妻子照顾家里和孩子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家人的健康就是最大的快乐。2004年9月的一天,周良海刚到北京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十几天,就接到电话说妻子病倒了。他当时不知道妻子的情况怎么样,立即乘大巴车赶回了家。妻子被诊断为脑出血,四肢不能活动,不能开口说话。当时,周良海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好好的人怎么突然就得了这种病。”在妻子住院的两个多月里,周良海悉心照顾妻子,希望她能早日好起来。但是,妻子再也没能恢复到正常人那样,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



图为周良海在为妻子晾晒垫用的布片。

当记者和周良海交谈时,他的妻子不时发出哭闹声。“她听不懂。”周良海说。他拿起梳子轻轻的梳着妻子很短的头发,妻子便不再吱声。躺在病床上的妻子,虽然已经瘫痪九年,但是脸色看上去很好,身体被照顾得很干净。周良海那瘦弱的身板在不停地为妻子忙活着,记者忽然想起了“相濡以沫”这个成语的含义。

嘴对嘴喂食,让妻子吃好每顿饭

自从妻子瘫痪在床以后,嘴就失去咀嚼的功能,由于妻子的嘴不能动,周良海每次给她喂饭,都是嘴对嘴的把嚼好了的饭菜喂妻子,或者帮她掰开嘴巴喂点流食。虽然家里生活很困难,但还要买一些麦片、芝麻糊之类的东西,保证妻子的营养。周良海说以前不会做饭,妻子生病后,他逐渐学会了熬粥、冲鸡蛋汤等一些简单的饭菜。每次给妻子喂完饭后,他自己已经很累了,也吃不了多少饭。所以自从妻子生病后,他的体重一直都是90多斤。

周良海妻子住的屋里有两张小单人沙发,每到晚上两个沙发对起来,中间再加个木凳子,就是他的床。在妻子的床前的箱子上,还有一张活动床,由于屋内空间小,周良海将床放在了箱子上。“那床是我借来的,天暖和一点的时候,可以推着出去晒晒太阳。”“人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能走到一起不容易。”说到这里,周良海有些哽咽。“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觉得她一辈子也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心里也挺愧疚的。”周良海说,“别人都觉得我一个男人这么照顾妻子太不容易,一天24小时都在妻子身上。有人劝我花钱雇人自己出去打工还清静点,可是别人照顾她我不放心,她随时能看见我会高兴也更心安。照顾她是我的责任,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妻子,永远不会放弃她的。”

在每天早上5时,周良海就要起来收拾屋子,洗妻子的衣服、垫子等,给妻子按摩、翻身、梳头发。对周良海来说,妻子的一天三餐饭是他最用心的,然后就是给妻子翻身按摩活动。“不经常活动的话,肌肉可能会萎缩。”这九年,周良海妻子瘫痪在床,身上从没有长过褥疮。每天都是帮妻子翻身擦体是一天中最累的,为了保证妻子身体各个部位的机能,他每隔两个小时都要给妻子翻身按摩。妻子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从她的表情中能够看出她对丈夫的感激。等妻子睡了之后,周良海才会躺下来安生一会,但晚上至少要起来两三次,帮助妻子翻身,检查妻子是否大小便。可以说,妻子生病后周良海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

再穷再苦都不怕 希望妻子能好起来

周良海有3个孩子都已经成家,儿子在保定打工,两个女儿也已经出嫁。由于家庭状况,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孩子的幸福,孩子们的情况都很糟糕。平时家里只有周良海和妻子两个人。周良海皱了皱眉,说“当初给妻子看病时家里欠了一些外债,再加上给儿子办婚事,又欠了不少。借给钱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也都理解,孩子们会慢慢还的。”

当记者问起家中种了几亩地,周良海说,“家里有5亩口粮地,现在也没有时间摆弄了,把地给了当家的兄弟去种,丰收时给一些口粮就行。日常开销就靠政府给的低保金和儿子补贴过日子。过年了,当问起是否给自己和妻子置办新衣服时,周良海说身上穿的这件毛衣还是妻子十几年前织的,虽然已经很旧了但他觉得穿着舒服。他说,已经记不清多少年没有给自己添置过新衣服了,都是穿儿子的旧衣服。周良海从屋里拿出一套崭新的保暖内衣,说是儿媳妇给买的,舍不得穿。”

“良海真是挺不容易的。”在邻居眼里,周良海和妻子以前的感情非常好,在他们的记忆中,周良海妻子以前是一个非常开朗、爱笑的人,能吃苦,会过日子。对周良海这么悉心照料瘫痪的妻子,乡邻们也都敬佩。“这么多年了,良海把妻子照顾得很好,家里收拾得也干净。”村支书于锁柱说,自从周良海妻子生病以后,他就很少出门,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偶尔到集市上买点生活用品,还得着急赶回来,因为家里有个病人需要照顾,一刻也离不开人。“村里人也都力所能及地帮帮忙,这么多年了,良海的这种精神挺让人感动。”

说到将来的愿望时,周良海最后告诉记者,“照顾妻子从不觉得辛苦,再穷再苦的日子也不怕,他只盼望自己的努力与坚持,能够让妻子逐渐的好起来。”周良海说只有妻子的病能好起来,一家人才能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生活。

回家的路

刘亚华



十八年前,我第一次远离家门异地求学。家离学校五百余里,只有每年的寒暑假,才回家一次。路途遥远,需要坐两个小时的大巴,再坐十二个小时的火车,再转乘约一个小时的三轮车才能到家。更让人难忘的是,那唯一一趟凌晨三点出发的火车,总是买不到座位票,四年的回家之路,我没有体会过坐座位的滋味,没有一次不是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

但那时却并没体会到艰辛与苦涩。相反,回家的心情是那么迫切,那么的激动,这些困难都算不上什么。凌晨,广场上灯火通明,寒风彻骨,候车室根本没法定,无处可去的我们,就将行李往地上一放,席地而坐,望着广场上的钟表发呆,多希望自己能爬上钟塔去,把时针拨快点,快点。

那等的时间却是最难熬的,尽管我们想了很多打发时间的方法,譬如打扑克牌、猜谜游戏,但个个都是心不在焉,时不时掏出火车票来看看,一颗心早已飞向了故乡。待听到进站的广播声响,我们便像撒欢的小马驹一样奔进车站,挤上火车的一刹那,才舒心地舒了口气,啊,终于跨上回家的车,越来越近了。

是啊,回家,没有什么比回家更激动人心的事了,也没有什么能阻挡自己回家的脚步,哪怕火车仅剩一个容身之地,哪怕站着腰酸腿软,哪怕晕车晕得昏头转向,也要回家。

回家的心,早在放假一个月前就急不可耐了。虽然经济拮据,但给家人的礼物是必不可少的。贫穷的我们,从牙缝里也要抠点钱出来买点礼物回家。那时,我所

在的学校安江盛产香柚和冰糖柑,是著名的地方特产,香柚4块一个,冰糖柑一块钱一斤,一直是不敢买来吃的高价美食。但每年寒假,我都要买上十多斤带回家。更让人难忘的是,那唯一一趟凌晨三点出发的火车,总是买不到座位票,四年的回家之路,我没有体会过坐座位的滋味,没有一次不是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

1997年的冬天特冷,知道父亲喜欢吃冰糖柑,我便买了二十斤,一路气喘吁吁,像宝贝似的拎着,没想到上了三轮车后袋子破了一个大口子,圆圆的冰糖柑滚得满地都是,看着好不容易带回去的礼物七散八落,我一咬牙,从脖子上摘下围巾,捆住袋子的口子,这才将破洞堵住,当我拎着行李下车,整个人冻得嘴唇发紫,烘了半小时的火身上才转热。

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是该休息了,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火车“况且况且”的声响,依旧在耳边回响,望着熟悉的家,看着日思夜想的爸妈,格外兴奋,又穿衣下床,在母亲的灶台前坐下,一边跟母亲唠叨学校里的趣事,一边往灶台添火,父亲也放下手里的活儿,问东扯西,好不快乐。

最后一个学期放假,考虑到以后难得有机会回学校了,我特意带了五根冰糖柑树苗,两根香柚树苗,一路上,我的手一直未松开过树苗,小心地护着,好在,树苗安全地到了家。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第三年,冰糖柑就挂果了,第五年,柚子也成熟了。每当家人吃着柚子和冰糖柑,我就是想起那一年,那些年,漫漫的回家路,心里温暖而幸福。

打春

葛亚夫

在父亲的节气里,没有立春,只有打春。我不谙农事,只能从日历上识别时节。父亲不,他用庄稼量度节气,把时令划分的鲜明而生动,就像打春。

“一年之计在于春”,父亲不会说,但明白这道理。有事没事,他都抄着手,在地头转悠,打量麦苗。我也认真看过,除了一地萧肃,什么也没看见。直到立春那天,我才知道,父亲不是打量麦苗,他是在“打春”——打量春天。

阳光一早还明媚着,中午变了脸。父亲不以为然,说,今个打春,晴打阴,阴打晴。我说,是立春吧?父亲断然说,打春。又一次,我和父亲在同一段时光里走进了道。其实,打春也是立春,父亲叫惯了打春,立春是学名,他反倒不认识。

为何叫打春呢?立春多文静,充满诗情画意,打春太雷人了吧!父亲没空理我,像个将军,他忙于运筹帷幄。灌溉、施肥、除草,这是小打小闹,按部就班即可稳操胜券。土豆栽培,瓜果育苗,棉秧移植,这要把握时机,讲究战略。午收何时开始?秋庄稼何时下地?秋收何时结束?麦子何时播种?这事关全局,需要谋略。

父亲抽着烟,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一年的远景就在眼前。我看不懂,从父亲舒展的脸上,我能读出,那是又一年的丰收和喜悦。父亲扔下树枝,撇掉棉袄,扛起锹。他不是打架,立春了,猫了一冬,他要“打春”,给庄稼松松土,种上希望。

我终于嗅到春味,打春的味道。这个“打”一点也不暴力,像儿时父亲的呵责,满是爱的气息。冬使人慵懒,不知春在何夕,要“打”,才能惊醒梦中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春天是付出的季节,要多到自己的田地看看,

不能荒了庄稼,荒了时光。

打春,不是和春打架,而是筹划春天。在春天的第一页,把一年的活安排好,目标设定好,然后一步步去实现。这样,新的一年,才不会盲目赶路,乱了阵脚。这些,日历上查不到,立春的注释里也没有,在父亲的“打春”中,却一目了然。

我喜欢上“打春”。立春平铺直叙,如画;“打春”则生动厚重,像3D电影。

我拿起树枝,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地上画着。做好本职工作,这是本分和义务,不得闪失。常回家看看,帮父母干点农活,他们没要求,但务必要做到。多陪陪女友,争取早日结婚,成家立业之大事,仍需努力。看别人的书,写自己的文,继续坚持……

“你画的啥?”不知何时,父亲出现在我身边。我笑笑说,和你一样,打春呢。父亲摇摇头,又忙他的去了。小时候,我总以为父亲什么都懂,长大后才发现,父亲连我都不理解。这没什么,父亲老了,也该让儿子来理解他了,就像打春。

我找来一把锹,加入父亲的阵营。父亲看着我,笑笑,干的更卖力了。我知道,父亲也知道,我并非帮不了他多少,但起码,我可以陪陪他,陪他一起“打春”。

龙宫水源 贵在高标准

天然矿泉水纯净水

桶装水瓶装水 订水热线:0311-87755322

石家庄市金龙宫饮品有限公司